

# THE {Book Thief}

*This is an unforgettable story about the ability of books to feed the soul.*

Markus ZUSAK

## 偷書賊

馬格斯·朱薩克 (著)  
呂玉嬋 (譯)

LAUNCH!  
Not Komiev's, no  
His launch! Don  
solitary experience.  
There were no fla  
blast bursting from em  
launch was cautious, a  
silent.  
Yet it was a physical  
A tremendous r  
That was the wor  
dies — that's w  
al mome  
put in  
he felt  
he'd  
at as

...to the  
...quickly as  
...ning casual.  
...ly, when he  
his chest,  
al hit him.

...age  
...all  
...brutal as his  
of secrecy He  
had no trouble  
a part of surviving  
...the most attention  
...senior sergeant ended  
...survived the ordeal,  
...safety and for the

书

木馬文學 21

I611.43  
2008/

# 偷書賊

The Book Thief

馬格斯·朱薩克◎著

Markus Zusak

呂玉嬋◎譯



木馬文化

木馬文學21

# 偷書賊

THE BOOK THIEF

作者 馬格斯·朱薩克 (Markus Zusak)

譯者 呂玉嬋

總編輯 汪若蘭

責任編輯 陳希林

封面設計 王志弘

行銷企劃 謝玟儀

電腦排版 張凱揚

內文繪圖 Trudy White

社長 郭重興

發行人兼出版總監 曾大福

出版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發行 遠足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231 台北縣新店市中正路506號4樓

電話 02-22181417 傳真 02-86671065

e-mail: service@sinobooks.com.tw

郵撥帳號 19588272 木馬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專線 0800-221029

法律顧問 華洋國際專利商標事務所 蘇文生 律師

印刷 成陽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二刷 2007年7月

定價 320元

ISBN:978-986-6973-42-0

有著作權 翻印必究

THE BOOK THIEF by MARKUS ZUSAK

Copyright©2006 BY MARKUS ZUSAK AND TRUDY WHIT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UK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7 ECU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 作者致台灣讀者信

親愛的台灣讀者：

謝謝您閱讀了這本《偷書賊》……

我小時候常聽故事。我爸、媽常在廚房裡，把他們小時候的故事告訴我哥哥、我兩個姊姊和我，我聽了好著迷，動都不動。他們提到整個城市被火籠罩，炸彈掉在他們家附近，還有童年時期建立的堅強友誼，連戰火、時間都無法摧殘的堅強友誼。

其中有個小故事，一直留在我心裡……

我媽媽小時候住在幕尼黑近郊。她說她六歲的時候，有天聽見大街上傳來一陣吵雜的聲音。

她跑到外面一看，發現有一群猶太人正被押解到附近的達考集中營。隊伍的最後是一位筋疲力竭的老人，快跟不上隊伍的腳步了。有個男孩子看見老人的慘狀，於是跑回家拿了一片麵包給這位老人，老人感激得跪下來親吻這位少年的腳踝。結果有個士兵看見了，走過來把老人手上的麵包搶走，還用力鞭打了老人。打完之後，士兵轉身追著這個男孩，把男孩也打了一頓。在同樣的一個時刻裡，同時出現了偉大的人性尊貴與殘酷的人類暴力。我認為，這個事件恰好可以說明人性的本質。

我聽到爸媽講的這些故事之後，一直想把它們寫成一本小書。結果，就是《偷書賊》的誕生。而《偷書賊》這本書對我的意義，遠遠超過我當初的想像。對我來說，《偷書賊》就是我人生的全部。不管別人怎麼看這本書，不管他們的評價是好是壞，我自己心底曉得，這是我最好的一次創作。作為作者，當然會因為自己「最好的一次創作」而深深感到滿意。

再度感謝您，也在此祝福您。

馬格斯

二〇〇七年六月七日

還有，老實說，我本來以為世上大概沒有人會讀這本書了。我前後整整花了三年的時間才寫完，而我還一度認為，自己大概永遠寫不完了！

# 0 序幕

## 目次

作者致台灣讀者信

11	尾聲	472
10	偷書賊	433
9	最後的人間陌路人	405
8	抖字手	358
7	杜登大辭典	312
6	夢的挑夫	271
5	吹哨客	214
4	監看者	152
3	我的奮鬥	109
2	聳聳肩	74
1	掘墓工人手冊	19
0	序幕	7
		3



# 0 序幕

堆疊如山脈的瓦礫廢墟

本書敘述者死神，在此介紹：他本人、顏色與偷書賊

## 死神與巧克力色

先注意顏色。

然後才注意到人。

我向來是這樣看事情的。

最起碼是我努力的方向。

先透露一點真相

你會死。



大多數人不相信我講的話，我再怎麼抗議也沒用。但是坦白說吧，我盡力讓自己因為「死亡」這個話題保持心情愉快。拜託，相信我，我當然也會開心，也有和藹、和氣、和善的一面，而且這只是「和」字開頭的部分。但是，千萬別要求我表現出有教養的樣子。教養與我無關。

### 對上述事實的反應

你擔心嗎？我勸你別怕。我行事最公正了。

首先自我介紹。

開場白。

差點忘了禮貌。

我當然能適當貼切地介紹自己，其實也沒這個必要啦。基於很多不同的原因，你很快就會對我有深入的瞭解。簡單說吧，以後某個時刻，我會用最親切的姿態守視著你，你的靈魂會落入我的手臂中，我的肩梢會棲息著某種色彩。我會輕輕帶走你。

在那一刻你會躺著（我很少看到有人站著），凝聚在身軀裡。也許有人發現事情不對了，於是一聲尖叫在空中散落。之後我唯一能聽見的只有自己的氣息和嗅聞的動作。

重點是，我逼近你的那一刻，天下萬物呈現出什麼樣的色彩？天空出現哪種訊息？

我自己最喜歡巧克力色的天空，很深、很深的巧克力色，人家說這種顏色適合我。不過，我還想盡量欣賞我見到的每一種色彩，光譜中的所有顏色，十億個左右的口味，各不相同，還有一片天空可以慢慢舔，慢慢吃。顏色抒解了我的壓力，放鬆我的心情。

### 小理論

人類只有在一天的開始與結束時，才會觀察顏色的變化。

但是對我而言，一天當中，每個短暫片刻都呈現出不同的色度與調性。

光是一個小時的時間，就包含了幾千種不同的顏色：蜜蠟黃、柔絲藍、陰鬱黑。

我是做這行的，當然特別注意顏色的變化。

我已經暗示過了，我的優點是我會分散注意力，讓自己保持清醒，讓自己在長期從事這份工作之際，還能應付各種狀況。讓我煩惱的是，有誰能代我的班呢？當我前往你們人類固定的度假勝地放年假修養身心的時候，無論是熱帶海灘還是參加滑雪之旅，誰能接手我的工作？答案當然是：沒有人。因此，我刻意，我故意下了一個決心，讓分心的時刻成爲我的假期。不用說，我的假期充滿了變化，充滿了色彩。

可是，你還是會問：爲什麼連他也需要放假啊？他到底需要從什麼事情上頭分散注意力呢？

這就讓我想到下一個要講的重點了。

殘留的人類。

倖存者。

雖然我還是要注意著他們，但是注視著這些倖存者，早就讓我難以忍受。我特地專心觀察顏色，才能讓自己不去注意他們。但是偶爾還是目睹到那些存留下來的人，他們在領悟、絕望、受驚所堆起來的人生當中崩潰，透骨酸心。

而這又讓我想起我預備要告訴你的故事，關於今晚的故事，或關於今天的故事。或者我們先別管時間與顏色吧。這個故事是關於一個再三倖存的人，這個人「被遺棄」的經驗非常豐富。

這真的只不過是個小故事而已，主要是關於：

\* 一個小女孩

\* 幾頁文字

\* 一個手風琴手

\* 幾個狂熱的德國人

\* 一個猶太拳擊手

\* 還有，不少的偷竊事件

我遇過偷書賊三次。（編按：「偷書賊」為本書女主角莉賽爾的別稱。）

## 鐵道旁

一開始迎面而來的是白色，讓人眼睛都花了。

有人可能認為白色不能真正算是一種顏色，這些人把那種聽到厭煩的胡說八道信以為真。來，讓我告訴你吧，白色，就是真正的顏色，毫無疑問。我認為沒人敢跟我爭辯這點。

### 讓你心安的聲明

請別在意我剛才的恫嚇，冷靜點。

我只是愛吹牛，

其實我不搞暴力那套，

也沒有惡意。

我就是結局。

沒錯，故事的開端是白色。

當時，整個世界猶如穿著白雪，就像是穿毛衣那樣套上了一身的白雪。在鐵軌旁邊，積雪深達小腿高度，樹枝披覆著冰毯。

就跟你的一樣，有人死了。



他們不能就這樣把他留在地上。眼前還沒什麼嚴重的問題，不過，前面鐵道上的積雪馬上就會鏟清，那時候火車就得繼續往前開。

有兩名衛兵。

有一位母親與她的女兒。

有一具屍體。

母親、女孩、屍體，三個人都很固執，都不說話。

「好啦，還有什麼要我做的？」

兩名衛兵一高一矮，雖然帶頭的不是高個子的那人，但先開口的總是他。他看著比他矮又比他胖、滿面紅光的同僚。

「嗯，」矮胖子回答：「我們不能就這樣丟下他們，對不對？」

高個子的耐心磨光了。「爲什麼不行？」

矮個子衛兵氣到快要爆炸，仰起頭對著高個子的下巴大罵：「瘋了啊你?!」鼓著一張臉，他雙頰上的厭惡表情越來越明顯。「聽我的。」他在雪地上踱步：「要是沒得選的話，我們就把三個人都抬回火車上。去通

知下一個停靠站的人。」

「至於我，我犯了最根本的錯誤。真沒辦法告訴你，我對自己有多失望。每件事情我本來都已經按照規矩做好的。」

在行駛中的火車上，我觀察了窗外雪白炫目的天空。我幾乎可以聞得到白茫茫的天空。後來我還是動搖讓步了，因為我對那個女孩產生了好奇。好奇心作祟，我在工作進度容許的前提下，留下來旁觀她的舉動。

二十三分鐘之後，火車停止下來，我跟著他們爬出車廂。

我的手臂上躺著一個小靈魂。

我略靠右邊站好。

兩個精力充沛的衛兵走回母女與小男孩的屍體旁邊，我記得清清楚楚，那天我的呼吸聲很大，衛兵經過我的身旁並沒有注意到我，我相當訝異。由於那一片白雪的重量，世界正在下陷。

大約在我右邊十公尺處，蒼白飢餓的小女孩站在那裡，她凍僵了。

她的嘴唇打著冷顫。

冰冷的手臂環抱著。

淚滴凍結在偷書賊的臉龐上。

## 晦暗之蝕

第二次遇見偷書賊的時候，我看到的顏色是完全漆黑，最深的黑色。這個顏色證明了我極端的多變特性。

當時正是破曉前最陰暗的時分。

這次，我是爲了一名年約二十四歲左右的男子而來。這場意外可說是相當壯觀，飛機引擎還在咳出咯咯響聲，濃煙從兩側的引擎冒出。

飛機墜毀之後，地表上出現了三道深刻的罅隙，機翼成了截斷的臂膀，再也無法振翅，這隻嬌小的金屬鳥再也無法振翅飛行。

### 還有幾件小事

有時候我抵達現場太早，急著想完成工作，但是有些人，他們的生命力比預期的還堅韌。

幾分鐘之後，煙霧消散，現場再也沒留下什麼。

有個男孩最先抵達墜機現場，他上氣不接下氣，還提著像是工具箱的東西。他戰戰兢兢走向駕駛座艙，查看飛行員，試探他是否還活著。在那當下，飛行員還活著。大約三十秒之後，偷書賊抵達了。

幾年的光陰過去了，但是我還是認得出她。她的呼吸急促。

男孩從工具箱裡的一堆東西中，拿出一隻泰迪熊。

他伸手穿過破碎的擋風板，把玩具放在飛行員的胸口前，這隻微笑的熊倚偎在飛行員的殘骸血水中。幾分鐘之後，我把握機會，時間到了。

我走進駕駛艙，解開飛行員的靈魂，小心將靈魂帶出來。

駕駛艙中只剩下屍體，越來越稀薄的濃煙，還有面帶微笑的泰迪熊。

人群全部抵達之後，四周的景象也改變了，地平線開始壓抹上深淺不一的破筆線條，黑色的夜空成了一幅快速擦塗的信筆塗鴉。

對照之下，飛行員是如骨頭般的顏色，他的肌膚則是骨骸的顏色，他穿著一身皺兮兮的制服，眼睛是冰冷的咖啡色，好像咖啡殘渣似的。而天空中最後剩下的潦草黑線條，在我看來，好像是一個奇怪又熟悉的形狀，一個標誌。

群眾就是群眾。

穿過他們當中的時候，每個人都站著不講話。現場是由比手劃腳、低聲交談、忸怩不發一語構成的不協調景象。

我回頭望了飛機一眼，飛行員咧開的嘴好像在微笑。

最後的黃色笑話。

又是拿人當作笑料。

天空逐漸出現灰白色的光線，飛行員依舊裹在制服裡。我的經驗顯示，我啓程離開之際，會出現片刻的陰影，那是最終的晦暗之蝕，又一個靈魂離開的證據。

你看，對我來說，只不過是一剎那的時間。一個人死掉的時候，我除了觀察那些與世事緊緊相關的顏色以外，還常常撞見晦暗之蝕。

我已經見識過無數的晦暗。

我見識過的晦暗，比我樂於記得的還要多好多次。

最後一次遇到偷書賊，我看見的是紅色。天空如沸滾的熱湯，有些地方燒焦了，一片火紅中還有著一道道麵包屑與黑胡椒。

街道猶如紙張沾了油漬。早先的時候，孩子們還在街上玩跳格子。我抵達的時候依稀聽到孩子們的迴聲蕩漾，聽見他們輕敲馬路的腳步聲，還有童稚的嬉笑聲。他們的微笑像鹽，消失得很快。

接著炸彈來了。

這次，所有的防空措施都來得太晚了。

警報聲、收音機的警告聲，都來不及了。

幾分鐘內，殘岩破土疊積成堆，街道成了破裂的血管，血液橫流，最後凝結在馬路上，屍體彷彿大水過後  
的浮木，困在街上。

每個人都緊緊黏在地上，我打包了一袋又一袋的靈魂。

這就是命運？

還是不幸？

是命運讓他們這樣沾黏在地上？

當然不是。

別傻了。

十之八九，躲在雲層中的人所投下的炸彈，要負起這個責任。

沒錯，天空已經成了家常口味辛辣濃湯，這個德國小鎮再度受到轟炸，灰燼如雪花般落地，看來是如此的美麗，令人興起伸出舌頭嚐嚐的念頭。只不過這些灰會燙傷你的唇，燙熟你的嘴。



一切歷歷在目。

正當我要走的時候，我看見她跪倒在那裡。

堆疊如山脈的瓦礫廢墟，矗立在她的身旁，她手中緊抓著一本書。

偷書賊拼命想回到地下室去寫字，或者最後再讀一次她所寫的故事。事後回想起來，我在她臉上看見了非常明顯的意圖，她渴望回到地下室，渴望地下室帶給她的安全感，給她家的感覺。但是她一步也不能動。還有，地下室早已不存在了，成了廢墟家園的一部分。

請你再次相信我。

我想停下腳步，我想彎下腰。

我想說：

「對不起，孩子。」

但我不能這樣做。

我沒有彎腰，沒有開口。

我凝望她片刻，當她能走動的時候，我尾隨著她。



她扔下書。

她跪在地上。

偷書賊號啕大哭。